


## 公務出國或赴大陸地區報告提要

出國或赴大陸地區報告名稱：赴泰北蒐集海外華人僑務資料	
含附件： <input type="checkbox"/> 是 <input checked="" type="checkbox"/> 否	
出國計畫主辦機關：臺北市立大學(執行僑委會委託計畫)	
聯絡人：徐榮崇 電話：02-23113040-4952	
出國人員姓名/服務機關/單位/職稱/電話 徐榮崇/臺北市立大學歷史與地理學系/教授/02-23113040-4952	
出國類別： <input type="checkbox"/> 1 出席國際會議 <input type="checkbox"/> 2 表演 <input type="checkbox"/> 3 比賽 <input type="checkbox"/> 4 競技 <input type="checkbox"/> 5 洽展 <input type="checkbox"/> 6 海外檢測 V 其他 <u>執行僑委會委託赴泰北蒐集海外華人僑務資料</u>	
出國期間：105/1/13 ~ 105/1/19	出國地區：泰國
報告日期：105/1/25	
內容摘要說明：	
<p>一、活動性質</p> <p>為執行僑委會委託編撰出版「從異域他鄉到落地生根：滇緬孤軍的越界遷移、文化認同與跨國網絡」計畫案。</p>	
<p>二、目的</p> <p>蒐集下列相關資料:</p> <p>(一) 1949 年起，國軍官兵及眷屬集體自雲南跨越邊界到滇緬境內，成為反共救國游擊隊和異域孤軍的過程。</p> <p>(二) 1953 年到 1954 年及 1961 年反共游擊隊和異域孤軍撤回臺灣的原因與經過。</p> <p>(三) 1970 年起，未返臺的反共游擊隊和異域孤軍協助泰國政府平定反政府武裝組織，並成功地換取泰國居住身份證明的歷程。</p> <p>(四) 泰北華人從異域他鄉到落地生根的文化調適過程。</p> <p>(五) 泰北華人與臺灣的跨國網絡。</p> <p>(六) 1980 年起中華民國政府協助泰北華人設立華文學校，推動華文教育，並資助異域孤軍子女免費到臺灣進入院校就讀，隨後亦陸續協助其返臺就學之政策、歷程及影響。</p>	
<p>三、成員:徐榮崇教授暨助理廖鶴群。</p>	
<p>四、過程</p> <p>拜訪開始的第一天，因為所住宿的民宿就在「雲南會館」附近，於是第一站當然就前往雲南會館，主要拜訪會館清邁分會的總幹事以及副會長，並參觀附設於會館裡的「雲嶺中學」。泰國的雲南會館是為了讓來自雲南的華僑便於聯絡交誼而設置的，在曼谷設有總會館，至於清邁與清萊則是</p>	

兩個分會。走入會長辦公室後，映入眼簾的是「國父遺像」與並列的泰國、我國兩國國旗。副會長表示，他們始終未曾忘記自己是一個「中華民國國民」雖然自己是過去隨著李彌將軍等人一同撤退到泰北的老兵，嘗過那種「被政府遺棄」的滋味，但自己還是忠於中華民國，要不是已經在此扎根，有了自己的兒女，就會去臺灣安養晚年。總幹事表示，雲南會館在泰北佔有很重要的地位：經濟方面，會協助在地商人與位在曼谷的經貿辦事處以及總會館聯絡；節慶方面，會配合時節舉行慶祝活動，諸如春節、清明節、雙十節乃至雲南人特重的中元節，由會館方面主導舉行；教育方面，若各級僑校有任何資源需要，會透過會館方面來向僑委會、救總（中華民國救助總會）等民間救助團體來尋求協助，平時若有資源的發放，例如獎助學金等，亦會透過會館來協助頒發與分配。

但是談到這些孤軍後裔第三第四代的發展，卻透露了他們的無力，隨著時間與日期的推進，這些小孩或多或少已泰化了，對於國家的認同早已不在如此強烈，有些早就自認為自己是泰國人，在家中也多以泰文來溝通，即便平時多有在僑校上課，卻仍無法改變這種風氣，或開始有類似於當初潮州人遷來泰國時面對到的問題，而總幹事也認為這種狀況對老一輩的來說只能欣然的接受，畢竟未來他們都必須在泰國當地生活，必須融入泰國主流社會，更不可能脫離泰文；未來，「中文」只是一種謀生工具，並非傳達國家認同與文化的媒介。看見會館中懸掛著一幅以書法書寫著「家鄉人的家」時，字裡行間透露了一種溫暖，「家」，對一個出門在外在的人們是那麼重要！參訪完雲南會館後，隨即驅車前往下一站「熱水塘一新小學」。(如右圖)



經過了三個多小時的車程，遠離清邁府市區，來到偏鄉，泰北僑校多在偏鄉以及山區，主要是因為當時軍隊撤退到泰北時多在偏鄉以及山區駐紮，為了小孩的教育是故就近建立這些僑校。

而一新中學，是位於泰國清邁省差巴干縣熱水塘新村的一所中學。過去因泰北孤軍經兩次撤台後，部分中國救國軍第三、五兩軍部隊仍留置於泰緬邊境，經部隊長商得泰國政府同意，將部隊眷屬移住泰北邊區。原駐清萊以東的第三軍，移駐清邁府芳縣唐窩（現改為清邁省差巴干縣）的一大片土地。軍民合力斬荊劈棘成立光武新村（現改名為熱水塘新村），移入部份軍眷，後隨即成立一所華文學校。過去名為光武中興學校，今稱為「一新中學」。

當地的僑校上課時間多利用晚上六點到九點來學習，有些類似現今臺灣的補習班。校長表示，這裡最缺乏的便是「教師」了！只有為數不多的志工教師會願意前來此任教，單薄的薪資、偏遠的校址不足以讓年輕人留下，只有極少部分是因為家眷在此，所以順道在此兼課。學生的學費雖說不多，但仍可勉強打平學校收支，畢業校友都樂於回饋學校，當學校需要資金加以改建、整修之時，校友們都會有錢出錢、有力出力，盡心盡力為學校付出。晚上八點多在異鄉聽見朗朗的讀書聲，看見每一雙專注的眼神，別是一番感動，能燁燁星斗下學習，或是一種幸福，卻更透露出他們的辛苦。



第二天一早，離開平地，開車前往唐窩參觀三軍指揮部以及唐窩忠烈祠，走在顛簸的路上，很難想像當年的這些老兵們是如何在此開闢山林，慢慢建築出現金的規模；更難以想像當初救總等團體在這開鑿山路，難度是如何的高、過程又是何等的辛苦，靠著他們的付出，才能讓物資進入華人村、蓋出一幢又一幢的瓦房。走進唐窩村，首先看到的是一做超過半世紀的木造忠烈祠，是當地孤軍後裔興建以奉祀泰北孤軍第三軍陣亡將士及先賢，柏楊曾經對孤軍下了這樣的註腳：「一群被遺忘的人，他們戰死，便與草木同朽；他們戰勝，仍是天地不容。」古老的忠烈祠，係由木造而成，甫踏入，就有一種深刻的震撼迎面而來。在舊忠烈祠後方正如火如荼底興建著唐窩忠烈祠文化園區，預計於明年落成，園區內除了將設置供奉烈士英靈的「忠魂廟」外，更建有文化迴廊，輪流展出孤軍在泰緬邊境艱苦求生的歷史照片和文物。緊接著來到軍部，這是昔日雲南反共救國軍的第三軍指揮部，目前由李健圓女士經營，因為李健圓女士是為三軍軍長李文煥將軍的長女，所以當地人都尊稱女士為「李大小姐」。在軍部內設有營房，而營房前面的寬廣草地過去是練兵的操場，操場盡頭有一座臺階，通往指揮部與會客室。指揮部旁邊有條隱密的小路，收發情報的譯電室就在這裡。這些房舍，雖然李大小姐過去曾經花錢整修，仍難以阻止他們的殘破，但是在磚瓦上依稀可見當年老兵們所書寫的「禮義廉恥」等字。

看著斑白的遺跡，曾經，這些士兵們在沙場中奮勇殺敵，又歷經不堪回首的過去，這些只存在於書中的往事一幕幕呈現在眼前，當下是一種動容，更是一種感嘆。

隨後就離開了清邁省，來到了清萊。在清萊的第一站便是安康，參訪了安康農場與安康立德中小學。安康農場是位於安康村的皇家農場，是在推動「秦王山地計畫」時成立，這個計畫設立目的在於根絕泰北的鴉片田，輔導農民轉種其他經濟作物，當時邀請了中華民國退輔會（退除役官兵輔導委員會）的農業專家指導。專家們憑著在臺灣成功建立清境、武陵等農場的經驗，以及所擁有的種植技術與種苗，成功在安康山種出桃、李、梅、梨等溫帶水果及花卉，如今農場內時時盛開著繽紛的花朵，有著許多遊客到此參訪。在農場中心的德鄰賓館內，還可以找到中文紀念碑與武陵農場贈送的對聯，永遠記錄著這一段中泰外交佳話。在立德中學，和泰北大多數橋校遇到的問題類似，資金不足、師資不足，但是當我驚見他們的上下



圖:以上是忠魂廟



課鐘聲依然是人工撞鐘的方式，而且這個「鐘」不過是個早已生鏽的鐵器而已，心頭一震，原來這裡的貧瘠並非可以只用「貧窮」二字來形容得那麼簡單。

隔天則到了泰北茶房的光復中學，在六零年代，泰政府因為排華運動，全國性的禁止開辦華文教育，但當時泰北各地華文村依然利用村中的山神廟、基督教會、觀音寺、清真寺、青年會等公共聚會所做為臨時教室，持續努力不間斷。直到民國七十二年泰國政府才不再取締，增辦初級中學，並在淨心長老、真頓大師、法照法師及各方善心人士的大力支持下持續興建了白聖大師紀念禮堂、淨心長老教學大樓、菩提教學大樓、教師會館、男女宿舍等硬體設施，校務更是蒸蒸日上。比較特別的是在民國八十九年光復中學向泰國政府申請立案，成為泰北華文第一所合法學校，與建華高中同為泰北唯二有立案的學校。校長表示，立案的過程是辛苦的，雖然每年可能都要受到泰國政府評鑑、發行月報，但是應備受政府重視，就更多一份保障。訪問光復中學期間，恰好遇上學生們的期末考，他們把書本及書包放置於走廊及教室前後，甚至連課桌椅都翻轉過來，在這裡，標準的考試制度、嚴謹的應試方式……無一不含蓋著臺灣的影子。

下午前往美斯樂，美斯樂是五軍的軍部所在，目前以發展觀光為主，一如五軍的軍部所在——唐窩一般，設有忠烈祠，在山上也有五軍軍長——段希文將軍的陵墓。來到美斯樂興華中學，這所學校是由段希文將軍所創立，段將軍認為不管身在何處，就是不能忘了自己的根本，所以創立了這所中文學校，供子弟們學習。在校長辦公室中掛著一幅書法，寫著「華文讓我們有希望」，不禁想起校長說：「因為現在中國大陸的崛起，人們到處觀光消費，目前泰國正缺這種懂華文的導遊，所以常常學生們初中剛畢業就被旅行社找去當導遊，因為這些孩子的家庭狀況大都不是很好，所以這份工作對他們來說格外具誘惑力，可是我覺得這樣不夠有遠見，因為他們不會繼續念書，可是如果拿到高中，甚至大學學歷，其實在社會上還有更優渥的待遇……」爾後我們還走訪義民文史館、段希文將軍墓，這些人、事、物走過了多少風風雨雨，在當時，那是一一件又一件令人震撼的往事。但現在，只剩紀念他們的文史館以及文化園區了。最後一天我們來到當年昆沙的駐所「金三角」，拜訪滿星疊大同中學以及滿堂村建華中學。

「嗚呼！將軍戰馬今何在？野草閑花滿地愁。」近乎一前年前，蘇軾寫下這句充滿慨歎的話，遙想當年：三、五軍軍士們在沙場上爭戰的狀況；李彌、李文煥、段希文、陳茂修等一位又一位的將軍們為國家奮鬥、領兵奮戰的英姿；乃至當時被美國指責為「毒梟、毒王」的昆沙，卻被滿星疊居民奉為「英雄」。如今，他們早已逝去，剩下的老兵更是碩果僅存，他們的孩子都漸漸泰化，只是想透過學習中文，來讓自己更有競爭力。但是歷史的「包袱」卻不斷底壓在他們的身上，要是沒有歷史，就沒有這些包袱，沒有這些包袱，就會有更多資源，不會有兩岸，不會有藍綠，不需要考慮意識形態；只有小孩，只有教育。第一次泰北行，讓人驚艷的是一種屬於「堅持」的感動；另慨歎的則是歷史的包袱，還有那「心有餘而力不足」的哀傷。

五、心得與效益: 這次的行程，收穫豐富且確實蒐集到相關資料。